



杂

碎

ZA SUI

中短篇小说集

朱家凤◎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杂 碎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杂碎 / 朱家凤 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.5

(当代)书丛

ISBN 978-7-02-006868-5

I. 杂… II. 朱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60744 号

责任编辑:周昌义 徐子苘

装帧设计:何 婷

责任校对:王玉川 马中颖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杂 碎

za sui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编:100705

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195 千字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

1/32

印张:9

2009 年 5 月北京第一版

200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-1000

ISBN 978-7-02-006868-5

定价:25.00 元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轻飘飘的声音	001
乡村往事	047
两位教授	090
鹤 缘	109
大男人洪哥	131

短篇小说

杂 碎	161
六指家	171
无聊的星期六	182
小卖部	188
校长老韩	198
表 姐	203
朋友妻	210
同 学	219
盼望一场雪	224
老鲁师	230
石大爷	234
另一种交流	241
老 汤	248
李大的意识	252

中 奖	256
斗 气	260
干扰因素	262
古 树	264
形 象	266
一片落叶	269
加 明	271
小树林	274

轻飘飘的声音

一

饭吃得很晚，因为刚坐到饭桌上，就有电话把陆放呼走了。等到将近七点钟，陆放终于来电话，说要陪一个重量级的人物，要晚一些才能过来。陆放把电话打给吴非，交待了几句，又让吴非把电话交给罗戈，罗戈接过电话，对方说，罗老哥吗？实在对不住，临时有事，只有拜托你先替我招呼着客人了，不过，你放心，你尽管大手大脚慷我们公司之慨，但要注意两点，一点是原则，不能放走一个客人，一点是目的，把所有的客人放翻。陆放来不了，罗戈听了有些失望，但仍然表态说，你交待的两点任务，我努力完成，不过，我也有两点，第一，我可以拢住你的人，不能拢住他们的心；第二，放翻自己容易，放翻他们难，所以，无论如何，你必须亲自过来一趟。

电话那头，陆放哈哈笑个不停：“好好好，就依你，我知道，今晚你是不会放过我的，你暂时拢着，我抽空过来，但你也不要小看了自己。要不是一时脱不开身，风光的也不会是你。”

陆放把这么大的事委托自己招呼，心里虽然有气，但也只能打肿脸，冲一会胖子了。毕竟，罗戈对自己的酒量也还是自信的，但话又说回来，原本很有档次的一桌席，东道主到不了场，也就失去本身应有的意义。这是罗戈的感觉，可能其他的人也有相同的意思，毕竟大家都是陆放招呼来的。招呼人临阵缺席，无论如何，都是有些扫兴

的事。

喝酒的人中,有几个相识的人,有几个不相识的人,但都不是什么重要角色。谈不上高兴,也谈不上不高兴。因为没有陆放在场,大家都显得有些失落,有些拘谨,气氛有些冷淡。喝酒的时候,罗戈能够感觉到吴非不时抬头看他一眼,表示她重视他的存在。而他,也因为有了她的存在,感觉越来越好,渐自进入了状态,终于拿出主人的架式,向每一个相识的或不相识的人频频举杯敬酒,显得异常的活跃。其他人见他这样,也都起来回敬,并称他为罗老师,罗作家。他一一笑纳,来者不拒,成了一桌的中心。可以这么说,前面由于大家都拘着,是礼节性的、客套性的喝了一些酒,吃了一些东西,只有在这时,桌上才显出了些热闹的气氛。就连开头矜持着不喝酒的吴非也被大家敬出了豪气,干脆一口喝了杯中的红酒,换成白酒,英姿飒爽地杀了个回马枪。

于是,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了。

于是,喝酒就显得有些意思了。

于是,场面就显得有些热闹了。

喝酒嘛本来就是喝个气氛,喝个状态,喝个亲近。要不,这年头谁还在乎一两顿饭?就在大家情绪高涨的时候,陆放哈哈大笑着从外面走了进来,还带来了一个楚楚动人的美女。一桌人见了都齐声鼓掌欢呼,表现出了盼星星盼月亮的期待。

可能陆放也感觉到了大家的热情,大嗓门高声嚷嚷着招呼:“看来弟兄们都还有点良心,还等着我回来,我高兴,高兴。”陆放的脸和脖子涨红着,显然已经喝高了。

罗戈趁机说:“难得陆总高兴,下面请陆总闪亮登场。”大家都把手拍得山响。陆放豪情万丈地喊:“倒酒!”进来一个服务员为陆放倒了酒,大家都说,这个时候才来,先自罚三杯。陆放说罚酒就免了吧,大手一挥:“统统满上!”有人不同意,陆放说不是我闪亮登场

吗？我知道，前面的酒，大家都喝了，我也喝了，现在咱们喝到肚里的酒既往不咎，再从头整一回。

没在多少人响应。陆放只好做工作说，咱们在座的有老朋友，有新朋友是不是？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着？结识新朋友，不忘老朋友，现在，我们新朋友老朋友一齐举杯，喝个屁股朝天，怎么样？

陆放如此的豪爽，大家再不干就说不过去了，于是，齐声吼了一声：“干！”一齐喝了个屁股朝天。

接下来，陆放开始介绍带来的客人，市移动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李果，小名果果。这名字听起来有些甜，类似于冰糖葫芦的感觉。李果的样子也像她的名字一样有些甜，一张娃娃脸，白里透红，每个部件都很精致，跟某个主持儿童节目的明星似的，但一时又没有人叫出这位明星是谁，于是大家看她的表情，就显得有些怪，一半是看，一半又像是处于记忆的搜索状态，有点似看非看的意思。李果却不管别人的反应，笑咪咪的对陆放说，初次见面，既然是陆大哥的朋友，就请陆大哥介绍，我每人敬上一杯酒。大家才明白遇上了高人，于是，每个人都以恭敬不如从命的态度，振奋了精神等着李果来敬酒。

从李果进来的一刻起，罗戈就有一种梦蝶的感觉，恍恍惚惚的把李果当成了当年的春雪，待陆放介绍说叫李果，又有些将信将疑，直到李果说起话来，罗戈才终于从一种虚幻的情景中缓过神来。因为李果说话的声音干脆脆，落地有声，还有几分小儿子的霸气，全然没有春雪和吴非那种轻飘飘的让人心润的感觉。待李果面对面的坐了下来，细观其容貌，才感觉和春雪大相径庭，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人，神不似形也不似，便奇怪刚才怎么就把她当了春雪。

陆放先向李果介绍罗戈，说是省作家，出过几本书。李果端了酒杯款款走到还在发着呆的罗戈旁边，说，很高兴认识作家，并开了一句玩笑话：“我是你的粉丝，曾经的文学爱好者。”罗戈忙站起来说，不好意思，其实也算不得作家，玩玩文字而已，也回敬了句玩

笑：“不过，本人倒是有一个特点，见了漂亮的女人就想喝酒。”李果忍不住一下笑弯了腰，说：“我也是，见了作家就想喝酒。”大家跟着起哄说干了干了，两人方才举起酒杯一口干了。往下，李果依次敬酒，敬到谁谁就豪爽着把一杯酒干了。只是到了吴非的时候，两人本来就熟，彼此说了几句热乎的话，喝酒的事就免了。女人嘛，意思到就可以了，也没有谁在意。

陆放开始敬酒，先敬的还是罗戈，这确实太给罗戈面子了。

陆放说，罗戈是我们的文面，大笔杆，万万得罪不起的，否则他把咱们一个个写成反面人物就死定了。众人起哄说，喝三杯！罗戈看陆放喝得差不多到位了，也有心要整陆放，也跟着叫嚣着，要喝就喝三杯。

“呀！呀！呀！”陆放学着范伟的口气，“苍天啊，大地啊，今几个大笔杆不谦虚了？”更不示弱，和罗戈连喝了三杯。

陆放向其他人敬酒，只敬一杯，罗戈不干了，说陆总耍一碗水端平，每个人都敬三杯。陆放一下反应过来，罗戈是要报昨晚的一箭之仇。陆放哈哈大笑说，要得，都是些好人好客，我就每人敬三杯，但为了减少程序，我和弟兄们商量一下，敬每人的酒，我一次性倒在一个大杯子里，然后，咱们依法拿下。陆放环顾了一下在坐的人，说，“没有人反对，那就鼓掌通过。”掌声响过，服务员为每人倒了酒，陆放的酒，除了罗戈，三九二十七杯，满满的盛在一个大玻璃杯里，酒量小的人见了都会胆寒，但陆放就是陆放，端起满满的一大杯酒，慷慨激昂地招呼大家：“来来来，一二三，屁股朝天，干！”

陆放坐了下来，脸色开始由红转黑，据说，这是酒量大的表现。罗戈看着心里就有几分发虚，也不敢再向陆放叫板。

静静的吃了一会菜，有人开始向陆放敬酒，陆放说，容我喘口气，吃点东西，你们先敬敬市里来的客人李主任，咱们亲爱的果果。于是，就有人端了酒杯走向李果，李果也不推辞，来者不拒，表现出了大家风范。

李果敬过了，陆放又说，敬大笔杆，大笔杆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。罗戈当然不答应，说我们互相的都敬过了，陆总再谦虚就是骄傲了，看不起弟兄们了。陆放站起来挡住敬酒的人，说别别别，我已经说过，喝到肚子里的酒既往不咎，再从头整一回。并提高了音量，用手指了罗戈说：“谁叫你乱说话，罚酒！”

罗戈叫屈：“有理不在嗓门大。”

有人帮陆放说话，说这叫理直气壮，不是嗓门大的问题。也有人主持公道说，不能因言获罪，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过，让人说话不会死人。还有人说，喝酒的政策要宽，要量力而行，以人为本，构建和谐。这明显就是酒量小的人说的话。也有人说，喝酒不要讲那么多套路，放开了来，想喝谁就喝谁。说这话的人，又有乱中观虎斗的意思。于是，一桌人开始闹闹嚷嚷起来，真是江湖一片乱麻麻。

陆放见局面失去了控制，只好点了吴非的将，要吴非敬酒；吴非依言站起来敬酒，先敬的还是罗戈，如此一来，罗戈无话可说了，只好规规矩矩的站起来，和吴非干了杯中酒。之后，又有人相继向罗戈敬酒，罗戈说话的声音开始高了，舌头也大了。陆放抓住时机，又向罗戈发起攻击。在酒场上，罗戈也不是轻易服输的，况且，他亲眼看着陆放一口气喝了二十七杯，罗戈更有信心把陆放放翻。于是，罗戈站了起来，热情澎湃地和陆放痛痛快快地干了三杯，赢得了一片掌声和欢呼声。

罗戈坐下，陆放还要喝，罗戈想站起来，但明显地感觉到身子已不听使唤。吴非出来要替罗戈喝，陆放说，吴非是胳膊往外拐。李果偏着头眼睛红红的向着吴非，结结巴巴地说，如果吴姐要替作家喝，喝，那我就替陆大哥喝。吴非更不示弱，轻飘飘地说，难得果果高兴，愿意奉陪。李果说一声要得，就举着杯子站了起来。很明显，李果醉了。事实上，大家都有些醉了，醉了的男人最懂得怜香惜玉了，都不同意男人的酒让女人来喝。罗戈在心里感激着吴非，又硬撑着站了起来和陆放连干了三杯。陆放还要喝，罗戈只好举双手投

降，可怜兮兮的说确实不行了，就留着我跟你们多玩几年。

吴非也说，不行就不要勉强，喝醉了大家都不好招呼。这时，大家才看到，李果已经把头向陆放靠了过去，陆放用宽大的肩膀和一只手撑住李果的头宣布，既然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，那就散了吧，没有不散的筵席，以后找时间，咱们再相聚。

得出门来，彼此握过手，说了一些客套话，算是告别。陆放扶着李果，李果已经明显的不行了，哇的一声，吐了陆放的一身。

吴非帮着陆放把李果扶上车，又回过来招呼罗戈。

吴非说：“坐我们的车吧，送你回去。”

罗戈看着吴非，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心意领了，但我习惯于自己走回去。”

吴非说：“还是上车吧，我看你路都走不稳了。”

罗戈固执地说：“那我更要走路了，清醒一下头脑，也有助于消化。”

吴非说：“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们就送李果回去了。”

就这样，吴非上了陆放的车。

二

走的时候，罗戈心里有一种冲动，就是希望吴非能够不顾及陆放而心甘情愿的陪他走一程。好久没有激情了，心也孤独，情也孤独。人有时候是需要有某种突然的东西激活某方面的细胞，否则老是活得死水一潭也太没意思了。慢慢地走着，隐约听到后面有脚步声，罗戈以为是吴非跟了过来，于是，又突发奇想，想和吴非把这段路走到黑，谈一谈文学什么的。这般想着，又继续走了一程，脚步声依然跟在后面。感觉有点不对劲，回头看看，什么人也没有。说不清是失落还是什么。人有时候，心有所企盼，但也不一定是失落。人的感觉有时候是很奇怪的。

就像中午，一个人走在上班的路上，手机一响，罗戈就有一种预感，就知道是吴非来的电话。罗戈一接电话，就有一个热乎乎的声音飘了过来，关切地问他，昨晚醉得怎么样。罗戈哦哦了两声，说醉得不醒人事，半夜才活过来。

电话里的吴非，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罗戈一时也找不到要说的话。电话里的吴非呼吸显得有些急促，罗戈觉得自己的耳朵有些发烫。罗戈就是在这种发烫的感觉下，找回了昨晚酒桌上丢失的某些信息，突然间呼吸也急促起来，说不清是激动还是心灵感应什么的。当时，如果吴非就在跟前，说不定，他会产生某种冲动，把吴非一把搂进怀里。

说实在的，昨晚和吴非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罗戈就有一种梦幻般的感觉，有一种时光倒流，回到久违了的学生时代的感觉，有一种想对吴非抒发一点什么并把她拥入怀中的感觉。但罗戈的感觉是因为另一个叫春雪的女人。春雪是罗戈学生时代唯一的女性朋友。虽然春雪的形象，在现在的罗戈来说，已经无法刷新了，但春雪说话的声音却永远的刻录在了罗戈的心底。真的，春雪说话的声音轻飘飘的，给人一种清凉的不着地的感觉。吴非的声音也轻飘飘的，也像雪花一样，给人的却是要融化了的感觉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，第一次和吴非在一起喝酒，罗戈就明显地感觉到吴非的眼睛总是亮亮的看着他，一次次的向他放电。之后，再和吴非碰杯的时候，只要听到吴非轻飘飘的声音，罗戈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个叫春雪的女人，罗戈就会有些莫名的激动。只是当时罗戈不知道他的激动是因了吴非，还是那个叫春雪的女人。

终于，在电话的那头，吴非说话了。说的是她写的几首小诗，喝酒之后写的。记得她好像说过，她就写些小女人散文什么的。她为什么突然间有了写诗的冲动？而且，是在和他喝过酒之后写的？

“罗老师，今天什么时候有空？请帮忙指导一下。”吴非的声音热乎乎的飘在耳畔，让人感觉特别的舒服。

罗戈谦虚了一句：“指导不敢，拜读一下是可以的。”

“就算是拜读吧，屈尊一下你的眼睛。”声音里有一种哀怜。

罗戈干脆说：“那把你的诗稿带过来吧。”

“路途远，不方便，可不可以发电子邮件过来。”像是无可奈何的讨价又像是撒娇。

“对不起，落伍了，我还没有邮箱，也不习惯在网上读文章。”显然罗戈说的不是实话，但他确实不愿意在网上交流，尤其是吴非，他需要的是她的声音。

“这个好办，我可以邮寄过来。”随之就是一串清脆的笑声。

罗戈也笑了起来：“半个小时的路有这个必要吗？”

“我主要是考虑对你不方便。”清脆的笑声中，已有了些暧昧的成分。

罗戈在心里说，女人就是多心。但在电话里，罗戈说，这好办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到单位点个卯，就去找你拿。

吴非那头表示同意：“那谢谢罗老师了。”

进了办公室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做，但也不可能点个卯就走人。

照例，罗戈为自己沏了一杯浓茶，然后坐下来看报纸。因为心里装着事，看了半天的报纸连大标题也没有记住一个。罗戈放了报纸，打开电脑在键盘上敲打领导几天前交待下来的材料，但也因为心里装着事，罗戈总是进入不了状态。好在也不是什么要紧的材料。

接着便没了事，只好喝水、抽烟，看看网上的新闻。才想到，坐办公室办事效率如此之低，差不多是一事未做，也亏待了这几文工资。再想，坐办公室大概也就如此而已，又有多少人有事可做？

正这般百无聊赖地想着，门口出现了一堵黑影，接着便进来了一个肥头大耳的人，罗戈抬眼一看，顿时高兴得从椅子上跳起来嚷：“是谁给我带来了黑暗，是海哥，是海哥。”

海哥是罗戈高中时候的同学，毕业后因为没能考上大学，一赌气跑出去打工，几年后回来，竟然混成了个人物，在乡下大揽建筑工程，和乡上领导称兄道弟，打得火热。

海哥向罗戈开玩笑说：“现在这个年头还有人一本正经蹲在办公室办公，也算是难得。”

罗戈一边为海哥泡茶，一边说，不这样又能怎样，生来蹲办公室的命，没办法。我们这些人，不像你们当老板的，可以随心所欲，胡作非为。

海哥向正在泡茶的罗戈嘴里塞了一根烟，并为其点燃，开玩笑说，你一天到晚的蹲办公室还能蹲出个正科副科来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机关公务员，一周的工作只要用心料理一两天就可处理完，余下的时间，应当主动出去走动走动，找找领导，不说跑官要官，至少也走些花边新闻，找些小男妇女吹把散牛散散心解解闷。

罗戈在心里感慨，谁说现在人与人缺乏沟通，他马上要做的事，就被眼前这个小老板一说一个准，真是人心不古。

看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海哥又问他最近在忙哪样？罗戈说这就奇了怪了，你刚才还说，一周的工作我一两天就能做完，还有什么可忙的？海哥笑他，你这抠字眼的小文人脾气又犯了，你吃亏就吃亏在认真上。忙，难道就是做正经事？有些人是瞎忙，有些人无事忙，有些人是场面上忙，有些人是背地里忙，你说，谁不忙啊？

罗戈打趣说海哥，多日不见，长理论了？这样说来，我也忙，只不过忙成了一个长着两条腿走动的酒坛子，一天到晚这里装酒，那里装酒。说到酒，罗戈又来了精神，伸手拍着海哥的肩说：“好久没聚会了，你来得正是时候，我把高中时候的几个同学吆喝过来，我做东，你大大方方的请次客，我们就喝他个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”

海哥也拍了罗戈说：“我倒是想聚，但胃经不起折腾。”

罗戈笑：“海哥也有拉稀的时候，你不是海量吗？”

海哥连连摆手说：“你快别说海量，一提到海量，我的胃就开始

出血。前久，就是舍命陪一个外地的一个什么董事长，把我陪了个胃出血。”说着，还用一只手按了一下胃，仿佛那胃又在出血似的。

罗戈睁大了眼睛：“至于那么严重？”

海哥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背着手，腆着肚子，在办公室来来回回踱了几个方步，一脸严肃地对罗戈说：“说了不怕吓唬你，要不是处理及时，也许，今天站在你面前的就不是你海哥，而是一个貌似于你海哥的幽灵了。”

罗戈望着海哥，好半天才说：“我生性胆小，你可别吓我？”

“不是吓唬你，”海哥说，“这几天，我认真盘点了一下，以前和我在一起狂喝海喝的人，已有好几个不在人世了。”接着海哥便进入了人肉搜索状态，一个个盘点着这些人的名字，某某如何，某某又如何，都是因为喝了酒到阎王爷那里报到去了。这些人中，有几个罗戈是领教过的，怪不得罗戈听得脸煞白煞白的了。

因为有事还要谈工程，海哥和罗戈吹了半个小时散牛，提脚便走了。这就是现在的老板，显得比领导还忙，如风的来又如风的走了。

海哥一走，罗戈想自己也该去找人了。

罗戈跟办公室副主任老李说，要出去办点事，随便查找一些相关的资料。老李抬起头，阴阴地说，现在你也是副主任了，咱们互相的管不着，你还是找张副说一声的好。老李，五十多岁的人了，当了七八年的副主任，还是副主任，事实上，办公室从老李当了副主任，就从来没有过主任，老李就成了当然的主任。自从罗戈去年当了副主任，一个管生活，一个管材料，老李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副主任，而且，罗戈四十不到，能写能喝还有人缘，很明显是主任的人选。所以，自从罗戈当了副主任，生性狭隘的老李自然就把罗戈当了对手，处处设防，事事阻碍。

罗戈上楼去找张副。张副是个业务型的老领导，和气而善解人意，特别是对他这个单位里的笔杆子更是多了几分理解和尊重。事

实上，罗戈找张副，只不过是走一走程序，以示尊重，一般来讲，只要罗戈说有事，不管什么事，于公于私，张副都特别包容，都会对他网开一面，说有事就去办吧。但这次，张副就不那么痛快了，考虑了半天才说，有事可以去办，但晚上必须回来，陪市局领导喝酒。罗戈只好表态，办完事，我就马上打道回府。按照分工，后勤的事归老李管，但张副却不管这一套，只要有饭局，张副一准要带上他，原因之一是局里很多材料离不开罗戈；之二是罗戈除了写材料还写了一些在全市都有影响的文章，罗戈去了可以装饰一下门面，添加一点文化方面的佐料；之三是问题的要害和实质，罗戈能喝，从不偷奸耍猾，属于那种能喝半斤不喝八两的角儿，只是不是通常意义上说的那种可以在政治上培养的角儿，而是可以利用一下营造某种气氛的角儿。当然，在张副来讲，更主要的是，他心里有罗戈，罗戈不在，他喝着酒就觉得心里不踏实，醉了也没有人把他当台事招呼回家。只有罗戈，即使自己醉了，也还想着别人。

三

看得出来，吴非为了罗戈的到来刻意修饰打扮了一番，修长的身材配着淡黄色的长裙，显得有几分飘逸，如出水芙蓉，亭亭玉立。但昨晚吴非穿的是什麼，罗戈却全然没了印象，只有一种艳丽的色彩流动着轻飘飘的声音。

还未坐定，吴非就笑问罗戈喜欢喝什么茶。吴非说：“我这里有三种茶，你选一种吧。”

“随便，”罗戈笑了笑说，“想不到一个小小的办公室，还准备了三种茶。”

吴非半真半假地说：“主要是不了解罗老师的爱好，所以特意为罗老师准备了普洱茶、铁观音，还有碧螺春。”

“那就来一杯普洱吧。”罗戈坐了下来，眼睛就在办公室扫描。

吴非的办公室简单而又清爽，给人一种爽朗的感觉。罗戈就喜欢办公室这种爽朗的感觉。

吴非咯咯笑出了声：“罗老师，你这人真有意思，既然都说随便了，为什么还要点普洱？”

“普洱不行，就来一杯铁观音吧。”其实，罗戈的心思根本不在茶上。

吴非更是笑得放了茶盒：“罗老师，你真叫我无所适从了，才点了普洱，又说要铁观音，是不是三种茶一样考虑点？”吴非的一双眼睛柔情似水地看着罗戈，声音飘飘的，柔柔的。

罗戈的心动了一下，也觉得自己有些可笑，有些心不在焉，有些莫明其妙。于是，正襟危坐，显得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客随主便，你也没必要问鸡杀客，反正我这人对茶从来不讲究，弄那碗喝那碗。”

吴非笑：“我那敢问鸡杀客，只要你把权利下放，我就有了主张，而且，我也知道，你只对酒情有独钟。”

罗戈说：“你误会我了，平时，一提到酒我就会头痛，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我从来不喝酒。喝酒，纯粹是喝一个气氛，譬如人合法的时候，有美女在场的时候。”

吴非说：“原来我们这些小女人在罗老师眼里，都是为了喝酒的时候助兴的？”

罗戈说：“是也不是，其实女人本身就是一杯酒，需要懂酒的男人去品味。”

吴非笑：“原来罗老师喝酒是品女人？”

罗戈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，说喝酒有时就是喝一种感受，也没有真正的实际内容。其实，真正用心喝酒的人，喝的是一种境界，物我两忘，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女人，只有不用心于酒的人，才用心于女人。

吴非笑：“我怎么听得晕晕呼呼的，你一会酒，一会女人，一会喝酒是因为女人，一会又说，喝酒没有女人。”